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續兒女英雄傳 第六十三回 侯蒙獻策指陳地理 田公兒子喜遇親人

上回說到侯蒙與袁聲萬、唐振聲三人由太平濱乘船進文登縣口，從內河直抵德州，棄船上岸。僱車裝載箱籠各物，在路行程走了五日，那日已到鄧莊。到了門口，袁、唐先下車進莊，當有莊丁接著，一面通報鄧翁，一面將車上東西卸了下來，往二歐所住客廳旁邊廂房內搬。不多時搬完。那時鄧翁早出來問信，歐遂領侯蒙叩見鄧翁。老翁看看侯蒙年紀五十多歲，面貌厚實，直是一個可靠之人。鄧翁由不得誇獎了他幾句，對二歐道：「難得這侯兄替你們看守船上東西，如今全給你運來了，萬一要遇著壞種，只怕他早已跑得遠遠的，去享受你這份家私了，難道你還能夠奈何他嗎？」二歐道：「我這侯兄弟一向做事誠實，心地又好，所以才托他看守船隻；要是別人，我們也不敢托他了。」鄧翁點頭，隨吩咐備酒飯與三位接風。說話間，褚一官也出來了，又是一番見禮。歐鶴問褚一官道：「大人現在可用過飯否？請老弟去請示，何時有暇好著侯蒙參見。」褚一官道：「且不用忙，你先去檢點搬來的家私，看有無短少。也該問問他帶來多少人，也替他們尋個住處。」

二歐道：「不錯。」忙去問侯蒙帶來多少人，侯蒙道：「太平濱船上共有百餘人，我臨動身時把話對他們說明，願去者跟隨，不願去者各國回裡，做個安分良民，不可再失身為綠林朋友。那時有六七十人願歸鄉，我於是斗膽每人給他十兩銀，作為耕種之本。還有五十餘人，都不願去，口稱無鄉里可歸，情願終身跟隨兩位寨主，永不離開，寨主怎樣，我等聽從，決不反悔。我聽他們這

話說的有理，因此把他們都帶了來了。如今就請褚一爺替我們暫尋一個住處，再作道理。」褚一官道：「不要緊，你叫他們先叫為首之人來兩個，等我去引他看看，可以住得下這些人麼。」侯蒙忙去叫了兩個年長之人來見褚一官。行禮已畢，褚一官遂領著二人進了倉間，一看有護倉閒房二十餘間，乾淨高大，都是木板為牆，風雨不透。那二人看了，說道：「足夠住了。」褚一官遂命他們搬進來住宿，但是火燭須要小心。二人答應「知道」，遂出去把那些人領到護倉房中居住。

眾人有了安身之處。不提。

再說二歐與碧氏母女六人檢點東西，侯蒙把清單呈上。碧氏道：「箱子內的東西一樣也不少，如鉛錫器皿這些東西很可以不必帶來，真虧了你們，都給我帶來了。」於是母女四人把各物收好，從箱子內尋出些針線綢緞之類，分做四分。水仙又去尋出一錠金錠，幾樣玉器，用紅綢包好，告訴碧氏道：「這幾樣送鄧家小公子的。」碧氏點頭道：「倒是你想得到。那安大人處，舅老太太、姨太太兩處，送這幾樣裁料使得麼？」二女子看了又看，替配了些針線，每處兩分，打算著自己送去。

不表內裡送禮，再說安公子聽說侯蒙到來，急欲要見，忙出來傳話，令歐家弟兄帶領侯蒙進見。褚一官傳話，二歐遂同侯蒙與褚一官進入內堂。安公子一見，先站起來。止見侯蒙上前跪下，連連叩頭，口稱：「大人在上，小人侯蒙參見。」安公子吩咐起來，一旁賜坐。侯蒙不敢。公子道：「有話長談，無有久立之理，侯兄倒不必太拘。」說罷，忙讓褚一官與二歐一齊坐下。侯蒙又告罪，才在下面歸坐。安公子先問他道路奔走了幾日，帶來多少人。侯蒙乘便回稟道：「船上舊有百餘人，小人臨行遣散有家鄉可歸者七十餘人，下剩五十餘人，實在無家可歸，情願跟隨小人等候侯大人，做個小卒，軍營中投效，願當頭陣，殺賊立功。目下這些人住在此間，究覺不便，求大人派一位將爺將他們送至天目山營中，作為新募兵卒，暫給口糧。日後收入隊伍，免他們散去為非。此係實情，務求大人恩准。」

欽差聞言甚喜，說道：「侯兄此舉可謂兩全，既救了他，又助了兵力。我即刻寫書遣人帶他們赴營，你不必同去，等我假滿赴營時，一同前往。我聞聽袁、唐等說你曾到過天目山，你可還記得那山中地勢，從何路挖地道較近而易，你細細說來，好作攻山之計。」侯蒙道：「小人當年曾在天目山中挖過煤，挖了好幾處。內有一處地名中眼洞，在山之背向。其洞甚深，均有數里；寬處有數丈寬，狹處也可容兩人走。若從山背後暗暗挖地道，只要挖通了牛眼洞，那就可以伏兵一二千人，出其不意，從洞中殺出，立刻破山。挖地道須用數百人換替挖。他那山背後山勢不甚險，就是荊棘太多，無一處不是枯樹亂石。若用火焚燒，則恐賊人知覺防備，不能挖地道，除非暗中將荊棘斬伐大半，露出路徑，然後在下二里內紮營，從營中挖起，挖至山中，至遠二十餘里。以五百人挖，大約三月功夫，可得八九。既不露聲色，使彼不防，又不空費氣力，大家輪替，不至太勞。似此就是小人拙見，請大人高裁。」安公子聞言大喜，說：「你這一番議論深合兵法，斬伐荊棘不易，好利器軍中盡有，這也不難。」侯蒙道：「尋常刀斧哪裡砍得動那山中的荊棘？非有寶刀才能濟事。」安公子道：「寶刀卻倒有一把，現在京師，著我寫信去取何如？」

那時褚一官接著說道：「那鐵頭陀羊角嶺寺中搜出來的那兩把戒刀，不是說是寶刀？現在何處？何不先取出來試試！若真能砍動荊棘，那就妙了。」安公子道：「幸虧你提醒，此刀我帶回省中，交珍姑娘收藏，快進去問問，如在手邊，即取出來。」褚一官忙進去了一會，拿了那兩把戒刀出來，交與安公子。公子解開刀套，抽了出來，果是寶刀。但見寒光直射，冷氣逼人，其白如銀。褚、歐、侯四人一同觀看，稱贊道：「真是削鐵如泥之刀！有了這刀，大事成矣。」安公子道：「我今夜就寫信，明早派侯兄與蔣、許、齊三人，帶著寶刀與那五十餘名小卒，往天目山營中，看準地勢，先到山背後暗暗砍伐荊棘，挑選會挖地道之兵紮一營盤，暗暗挖起地道來。山下那三面仍舊把守，第一不可走漏消息，第二不可性急，須聽顧師爺調度。我這裡日內要專人去取內人那口倭刀，做個備而不用防身之物。倘或砍伐荊棘兩刀不敷用，再用倭刀也可。我等稍停半月，也就赴營。至於那五十餘名小卒，我信上寫明令田總兵給他口糧，有馬步兵丁缺額，即將他等補入。此不過暫時之計。若等到我到營中之時，還要添兵攻山，不在乎多這五十餘人。再顧師爺是最有本領之人，又會奇門推算，你等要挖地道，可先請他推算方向，千萬不可大意，恐怕送了兒郎性命。」侯蒙聽一句，答應一句。

安公子吩咐已畢，命侯蒙出外面去歇息。這裡九公已出來問話，安公子將侯蒙獻計，挖地道用戒刀砍伐荊棘，從山背後挖起，明日即令他帶領那五十餘人赴營，細述與鄧翁聽。那老翁道：「好是好極了，但人家剛從太平濱來，明日就叫他們赴營，太覺辛苦，難保不怨恨在心，何妨緩幾天再遣他們去呢。」

安公子道：「非是姪兒不知體貼人情，急放遣他們赴營，因他帶來有五十餘人，都是些做過水賊的人，留在此間究屬放心不下，且叫街坊鄰里議論動了開去不大好聽，所以早早遣他們赴營，那就無須憂慮了。」鄧翁道：「不錯，真是老賢姪想得周到。到底你們文字出身的爺們，比我們高得多。」於是大家走散。

安公子入內，見舅太太在那裡收禮，褚大娘子也在房中，見安公子進來，笑嘻嘻的說道：「妹夫來得正巧，你來看看，我的乾女兒送給你們舅太太、如夫人的禮物。我的主意要請全收，偏偏舅母、珍姑娘不肯，你來做個主，全數收了，豈不爽快！我那乾女兒他時常想見見老老，恨不能飛到京師一見。他說若能見著了何家小姐，死也甘心，做奴婢伺候也情願。他有這樣孝心，咱們再不給他個臉，不全收他禮物，叫人家孩子怎樣過得去？」安公子道：「既大姊姊如此說，舅母就把禮物一齊收下，咱們將來也多給他些東西，就補過情了。」褚大娘子道：「這不爽快，何苦要客氣！」舅太太與珍姑娘聽二人如此說，止得將那禮物全數收下。那鄧翁處與褚大娘子兩處之禮不用說，也是全數齊收，不必細表。

再說安公子是日下午忙即寫信與田總兵，書中兼給顧師爺，請他面與侯蒙商議挖地道一事，所有二歐手下來投營之五十餘人，須日給口糧，隨後補入隊伍。又用刀砍伐荊棘一節，乞試而行之，一切囑蔣、許、侯蒙三人面稟云云。寫好封固，又喚蔣、許二人進去交代一番，然後又喚侯蒙面交與他書信，外給他十兩紋銀，作為路費，格外給那五十餘人每人三兩紋銀。侯蒙叩謝，出去傳話與那五十餘人。不多時，安公子遣家人將那賞銀稱了，分作五十餘包，拿了出去，按名給發。眾人要當面叩謝，家人道：「替蒙大人罷，不用進去面謝。」眾人只得散去。褚一官又格外送與侯蒙路菜，鄧翁亦命廚房添出菜來，算替侯蒙、蔣、許三人饒行。一宵

已過，次早起來，蔣、許、侯三人遂動身赴營。褚一官起來送行，二歐亦然。二歐格外又有酬謝侯蒙之物，共是一箱，交代好生收拾裝好，也給那五十餘人路費。大家辭別，騎馬的、走路的，一時分散，各奔前程。

按下眾人赴營。再說那二歐與碧氏檢點家私，在箱中湊齊共有金銀一萬餘金，當即托褚一爺與鄧家莊上置買田地，修蓋房屋，作久遠之計。一時無有住房，止得先在鄧莊居住，日後房子蓋好，再行搬去。此是後話，慢表。

如今要說營中之事。且說田總兵自到營後，將天目山周圍看過一遍，與顧師爺商議，除挖地道外，別無良策。挖地道固好，但不知山中有多少路徑，又不辨方向，從那一方挖起。萬一挖著不通山路之處，豈不自費氣力？非有人到過山中，指出方向，才能動手。這是顧朗山與田總兵終日計議之事也。那時侯蒙與蔣、許三人尚在半路，未曾到營。忽然營外來了四五人，挑著行李，馬上有一少年，年紀不過二十上下。到得營門下馬，問道：「門外是那位將官看門？」當有把總傳升上前答話，說道：「尊客從何處來？有何事見諭？在下即是把守營門之人。」

那少年聽說，忙作揖打恭，笑容可掬，道：「如此有勞老先生，替我通稟一聲，說我田種玉從家鄉而來，要見田大人。」把總道：「尊客莫非是田大人本家麼？」少年道：「田大人即是家父，我是他長子，奉母命來省視父親。」把總聞言，忙上前請安，惶恐不安，說：「原來少老爺到了，何不早說！我等不知，未能迎接，有罪有罪。」說罷，忙飛跑進中軍大帳，向上稟道：「稟田大人，今有大少老爺從家鄉來此，現在營外候令，乞大人令下。」田總兵聞聽自己兒子從家鄉前來，心中歡喜，遂傳令道：「著他進見！」中軍答應，出了大帳，來至營門，口尊：「公子，大人有令，請進營相見。」公子遂整肅衣冠，往大帳而來。

當有兩旁將弁觀看那公子怎樣一個人物，但見他年方二十上下，白面紅唇，眉目清秀。身材不高不矮，舉動厚重不輕，雖是文人打扮，卻有威風，果然是一位大家公子。眾人看罷，暗中誇獎。那公子到了大帳，抬頭瞧見了父親，慌忙走至膝前，跪倒在地，叫了一聲：「爹爹，孩兒久違膝下，未能侍奉，不孝之罪，實無可辭。今日特從家鄉來此叩見。」說畢，連連叩首。田總兵見公子已長成一表人物，品貌端莊，出言文雅，心中大喜，說道：「我兒起來，一旁坐下。」公子告罪，方才要坐，想起營中定還有別人，應該請見，忙向總兵道：「爹爹營中不知還有幾位長上，爹爹領孩兒拜見。」總兵聞言，更加歡喜，暗贊這孩子倒很會應酬，忙令人請到顧師爺與褚、蔣，指示公子，逐位拜見，然後大家歸座。

先是顧朗山開言，問公子道：「公子今年芳齡幾何？從貴省幾時動身？路上走了多少日子？途路風霜尚不覺得辛苦麼？崑玉幾位？尊行行幾？府上還有何人？請道其詳。」並問公子是那個榜名，一向習文還是習武。公子聞言，答道：「小姪名叫種玉，今年一十九歲，一向習文，前年已幸入學。舍間家母在家，還有一個舍弟，今年一十二歲，名叫種德。此番是奉母命，由山西太谷縣家鄉來，路上走了二十餘日，才到省城。打聽家父在此紮營，所以特來省親。」眾人聞聽公子這一表白，知道田大人妻賢子孝，眾口同音，都稱贊道：「田大人真正好福氣，有兩位賢公子。大公子十七歲已進學，如此相貌，將來一定大發。可惜二公子在山西，我等一時見不著。」田總兵道：「蠢子愚蒙，多承諸公過獎，以後他在營中，還求諸位指教他。務望以子姪相待，不用客氣見外。」顧朗山道：「田大人太謙了，這樣一個斯文儒雅的公子，還教我等指教他，這話是說反了。倒是我們諸事要請公子指教一二。但不知公子曾習過弓箭刀槍否？如今來營，正是大丈夫立功之日。若能衝鋒打仗，方顯得文武雙全。」公子道：「弓箭也曾習過，氣力也還有些，刀槍也略知一二。若說打仗衝鋒，早有此心，靠聖天於洪福，諸位指教，諒此小丑，算來不難平定也。」

眾人聞言，更加佩服。登時顧師爺領頭，命人備辦盛席，大家派公分與公子接風。不多一時，酒筵齊備，在中軍帳裡設擺筵席，請田家父子入座。總兵辭謝不脫，止得入席坐下，口稱：「有擾，於心不安。」那公子更不必說，先道了謝，才入席。大家勸他父子開懷暢飲。起初還拘謹，攔不住眾人苦勸，父子二人不覺放量痛飲，吃至黃昏，大家都有醉意，方才散席。

田家父子當面道謝，各歸寢室。

田總兵在燈下才細問公子家中一切家事。父子相離，已五年餘矣，此夕團聚，天倫敘談，其樂可知。公子問起天目山賊人情形，田總兵道：「山路險要，無路可通，現有欽差與顧師爺商議，要挖地道，苦於不知山內地理方向。安欽差因曠日持久，心中煩悶，所以暫請病假，赴鄧家莊就醫，不知何日方能攻破此山也。」父子二人談了一會安寢，一宵無話。

次早總兵起來升帳理事，眾人進來相見，連顧朗山也來敘話。田公子一旁坐下。田總兵復向諸人道謝。正在說話之際，中軍進帳告稟道：「欽差處差了三將將爺，還有五十數名小兵，在外候令要見。」田總兵忙吩咐：「先請三位將爺進帳，那五十餘名兵丁且在營房暫歇，隨後再令進見。」中軍聞令，出外相請。不多一時，蔣、許、侯三人已進中軍帳，朝上行參見禮。